

〈放养孩子〉

引言（1）

让孩子们出去玩吧，真的！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这些父母已经彻底变了。就连我们中那些最大大咧咧、最不在乎的人，现在也会为孩子碰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危险而整天担心得要死，如不小心在厕所被淹死，被陌生人绑架后杀害，不小心把电器插头防护套吞进肚子等，似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置孩子于死地。没错，我刚刚读过一份报告，上面说防止婴儿把手指伸进电源插座而触电的橡胶护盖可能被婴儿吞食，从而导致窒息。真是让人想不担心都不行。

孩子们面临的危险似乎越来越多，当然也越来越需要父母的关注，因为父母都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免遭危险。毕竟，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不是吗？然而，要履行这份责任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难，并且代价也越来越昂贵，因为随时都有新的“儿童安全产品”投放市场。有时候，我们恨不得把孩子用安全带牢牢固定在婴儿车里，好像他们即将飞往冥王星一样。我们真是被逼疯了！

对孩子过度保护的理由有很多，并且大部分理由都站得住脚。可能你自己小时候受过伤害；可能你父母是当年核战争中的幸存者；可能你曾经深受种族歧视之害，担心你的孩子也遭遇同样的命运；也有可能，你已经习惯了担心的感觉，甚至觉得不担心就浑身不舒服。

或者是你看了太多以儿童绑架案为主题的电视节目。

不过，你也有可能已经受够了这种感觉。你之所以捧起这本书，或许就是因为心中已经悄悄开始怀疑——其实用不着整天这么担心。毕竟，我们自己小时候，父母只要告诉我们“天黑之前一定要回家”，就会放心地让我们出去玩。在我们父母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会放心地让他们独自坐电车和公共汽车去很远的地方。而在我们父母的父母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会送他们乘坐锈迹斑斑的破旧汽船前往新大陆，口袋里只揣着几个铜板和小包干粮。

没有人会说过去的父母们不负责任！然而今天，在生活如此富足、环境如此安全的 21 世纪，我们却会为孩子骑车去图书馆或是走路上学而感到担心。只要我们拨不通孩子的手机，就会担心得六神无主。事实上，手机正是导致问题复杂化的原因之一，尽管我自己很喜欢它们。我们之所以要给孩子配备手机，本来就是为了避免担心。我们告诉自己“这是为了以防万一”。然而今天，假如你跟孩子说好下课的时候通个电话，但到约定的时间却打不通孩子的手机，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担心：究竟怎么了？我的孩子是走丢了，被拐走了，还是被什么人杀害了？

所以说，手机本来是你试图用来消除担忧的手段，结果却让你在原本不该担心的时候担心起来。10 年前，父母至少要等到孩子晚上没有按时回家，才会开始担心。而今天，你只要不能打通孩子的手机，就会立即开始担心。

事实上，我们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担心：孩子安全吗？一切都还好吗？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答案是：没有。）那么，如果我们不这样担心，又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会感到很高兴。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假如我们能说服自己，相信孩子真的可以独自外出，痛痛快快地玩一阵子，然后再安安全全地回到家，就像我们自己小时候一样，那将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然而，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表明，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大约一年前，我第一次让 9 岁的儿子伊兹一个人去坐地铁。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勇敢，或是多么粗心大意，或是单纯为了吸引眼球，而是因为我的确了解我的儿子。我知道他能行，所以就让他去了。然后我在写给《纽约太阳报》(NewYorkSun) 的专栏文章里提到了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

就在文章发表的那天晚上，《今日秀》(TodayShow) 节目制片人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是否真的像文章里说的那样，让 9 岁的儿子独自乘地铁外出。

的确是这样的。我回答道。

就把孩子丢下，让他自己找路回家？

“丢”这个字未免语气强烈了点，不过……没错，我的确把他一个人留在了车站。

在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

没错。

于是制片人问我能不能到电视台来接受现场采访。

当然没问题。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什么。

第二天，我在节目主持人安·柯里对面坐了下来。她打扮得非常漂亮，但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安，因为她的这位嘉宾可能是一个触犯了刑法的罪犯，而这位罪犯的出场顺序恰好又在乔治·克鲁尼之前。节目一开始，她把脸转向镜头：“坐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一位聪明的母亲，还是一位糟糕的母亲呢？”

镜头开始向后拉，显示出……我，还有我的儿子伊兹。除此之外，还有坐在旁边椅子上的“亲子关系专家”，我很快就发现，这位“专家”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教训一下我们”。

我快速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9 岁的伊兹（我写本书时，他已经 10 岁了）如何央求我允许他独自一人乘坐地铁找到回家的路，不管从哪里出发都行。

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令人担心，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在纽约，一家人一起乘坐地铁的情况十分常见，并且地铁运营系统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良好的安全记录，跟《地铁惊魂》

之类的恐怖片完全不是一回事。纽约市的谋杀案案发率近年来一直保持下降趋势，目前跟 1963 年的水平相当。或许在你生活的地方也是这样的，毕竟，自 1992 年以来，美国各地的暴力案件的平均案发率下降的幅度已经超过 50%。

引言（2）

所以，我认为让伊兹试着自己回家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绝对算不上危险，更算不上疯狂，甚至不是很困难。我跟丈夫商量过这件事，两人都觉得孩子的确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在那个晴朗的星期天，在宽敞明亮的地铁站里，我对伊兹说出了今天的父母们已经很少对孩子说的那句话：“再见！祝你快乐！”

当然，我不会让伊兹“手无寸铁”。我给了他一份地铁线路图，一张交通卡，应急用的 20 美元，还有打公用电话用的硬币。不过，我并没有让他带上手机，因为尽管我相信他能找到回家的路，但却不敢肯定他不会在路上把手机弄丢了。

别忘了，他身上还有钱呢。

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很顺利。伊兹在地铁站转乘公交车，过了一个多小时就回到了家里，回来时脸上满是自豪。之所以我要在文章里提到这件事，只是因为当我告诉他同班同学的父母时，他们的反应全都是一样的：

“你让他干了什么？！”

那些比较有礼貌的父母们则说：“嗯，听起来很不错，我也会让我的儿子这样做的—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

现在让我们回到《今日秀》节目现场。伊兹对主持人柯里（她已经成了我们的好朋友）讲述了整个过程有多么容易之后，柯里转向那位“亲子关系专家”—我现在对这个字眼充满了憎恶，因为这些所谓的“专家”存在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在我们这些父母身上大挑毛病，强调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存在哪些问题而已。

这位“专家”显然被我的做法吓坏了。她说，我完全可以用更加“安全”的方式，让儿子得到完全相同的独立体验，只要我自己一路跟在他身后，或是坚持要他跟小伙伴们一起乘坐地铁就好了。

“这怎么能叫‘完全相同的体验’呢？”我问，“再说，他确实安全回来了！这就是我允许他尝试的原因。你这个只懂得煽动人们的恐惧心理的所谓‘专家’。为什么电视节目总要邀请你们这样的人，让你们把我们这些父母当成小孩子一样教训？对了，你们自己的孩子又在哪儿呢？躲在家里的床底下不敢出来吗？”

当然，我并没有把上面的话全都说出来。事实上，我能说的只有“嗯，其实……”这含糊其辞的几个字。而且，这也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刚刚离开节目现场，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我自己总是随身带着手机。我喜欢手机！）是微软新闻频道的人，问我能不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去那里接受他们的采访。

可以。

紧接着是 <http://car.auto.ifeng.com/series/6319>

福克斯新闻网的电话，问我能不能跟伊兹一起出席下午的节目。然后微软新闻频道又打来了电话问我如果我当天接受采访，能不能在周末再出席一次，讲述同样的故事。

就这样，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成了“媒体风暴”的中心。这样的经历一方面很有意思，另一方面也很吓人，因为所有人都在质疑我作为一名母亲的能力和责任心。以色列、澳大利亚和马耳他等国家的记者都给我打来了电话。（马耳他！一个岛国！什么人会绑架那里的孩子呢？海盗吗？）加拿大各地的电视台都播出了相关的专题节目，美国各大广播电台和家长教师协会更是趋之若鹜。报纸，博客，从《新闻周刊》到《幽默时光》（FunnyTimes）的各类杂志，甚至连英国广播公司都对我进行了采访。

英国人问：“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正在把孩子包在‘棉花羊毛’（CottonWool）里？”我则反问：“‘棉花羊毛’是什么？”（后来我发现，“棉花羊毛”其实就是英式英语里“棉絮”的说法。）《观点》（TheView）节目的女性观众们在投票中一致同意-这可能是该节目的投票结果一边倒最严重的一次-我的确是一个无知、疯狂、愚蠢、冷漠、令人无比失望的母亲。

不知何时，我的绰号“美国最糟糕的母亲”开始在各大媒体间流传起来。（可以试试在网上搜索一下。）不过，这个绰号跟事实完全不符。

我其实跟其他的母亲并没有多大区别。作为一名母亲，我也害怕某些东西（如熊、汽车），而对另一些东西则不那么害怕（如地铁、陌生人）。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患上我们这个时代大肆流行的“安全强迫症”-每一天、每一秒都保证我们的孩子绝对安全。我们似乎相信自己不仅有责任，而且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似乎已经不再相信命运，也不相信好运气或是坏运气的存在，只相信自己能掌控一切。

我只不过是发出了一个质疑的声音，质疑我们究竟有没有必要随时让孩子待在我们的视线之内，随时保护他们远离细菌、坏人、运动损伤、失望、压力、晒伤、沙门氏菌、小腿磕伤和其他所谓的“危险”。结果，让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成了所谓“放养孩子”风潮的带头人。至少，这是我给这一风潮起的名字。它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对抗在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另一种风潮-父母为孩子“全程保驾护航”。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没给孩子“保驾护航”过。我给两个儿子都雇过家庭教师，并且因为生活在纽约，所以也带他们去看过心理医生。我邀请一位橄榄球教练来参加我一个儿子的生日宴会，给孩子的生日礼物则是运动专用的防护牙托。除此之外，我还曾经在一年暑假让两个儿子每天做数学试卷，另一年暑假又让他们每天写一篇作文。当时，他们俩一个8岁，一个10岁。如果他们俩中有人想做一下放松运动，我当然巴不得，因为自己也能轻松一些。

于是，我创建了“放养孩子”博客，希望能传达这样的信息：或许我们应该让孩子享受跟我们小时候一样的自由。尽管我们小时候（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社会环境绝对称不上完美，但至少我们的父母用不着整天担心我们遭人绑架。所以，我们今天也不

应该为自己的孩子担心。本书会告诉你，美国今天的平均犯罪率大致跟 1970 年的情况相当，比 20 世纪 90 年代的犯罪率要低得多。我知道，你的感觉可能截然相反，我会分析你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我要说的只不过是：我们小时候有机会自己去探索周围的世界，有机会在没有大人参与的情况下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犯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可以玩跷跷板这样“很危险”的游戏。（我自己一直都不喜欢跷跷板。）我们的孩子也理应拥有同样的机会和自由。

博客甫一创建，立刻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千上万人给我留言，描绘他们自己的童年经历。他们说，他们的确希望让孩子享有跟自己小时候一样的自由，但却对此感到有点儿紧张。也有些人已经开始试图把自由还给孩子，但却不得不面临来自其他家长的冷嘲热讽，甚至公开的批判。

引言（3）

在我们周围，父母们全都在收紧对孩子的管束，原因很好理解，这是流行文化给我们造成的影响。新闻频道充斥着以儿童拐骗案为主题的节目，网上可以搜到介绍本地儿童性骚扰案件的专题站点。在谷歌搜索引擎上几乎可以搜索出所有荒谬的内容，例如“关于孩子淹死在番茄酱里”，你都会找到一大堆相关报道。（等等，似乎不是这样，我刚试了试。不过如果搜索“孩子”、“淹死”这两个关键词，得到的结果会让你晚上根本没法合眼。）而如果你鼓起足够的勇气，让孩子独自骑车或是乘公交车上学，或是独自在外面玩，那你立刻就会被来自其他父母的口水淹没：“像这样对孩子不管不顾，迟早会出大事的！”

这样的声音实在太多，让我们心中充满了莫须有的恐惧。下面是我的博客收到的一段“典型”留言：

我知道，你很可能不希望你的孩子在恐惧中成长，而是希望培养他们独立生存的能力。然而，我觉得你教育他们的方式是错误的，因为你的做法相当于在告诉他们，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担心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适者生存的世界里，如果孩子们不知道敌人究竟是谁、来自何方，那他们怎么能保护自己呢？他们可能遭遇的危险实在太多了，所以需要我们的保护，这正是我们这些父母的职责所在。如果你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在外面乱跑，也懒得照顾他们，那当初就不应该把他们生下来。想想在俄克拉何马州被绑架后遇害的那个女孩子吧。她独自一人离家不到几分钟，就被人以极其残忍的方式绑架并杀害了，“放养孩子”对她可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对吧？

或许写下这段留言的那位女士是出于好心，但她的文字的确只能起到煽动恐惧情绪的作用。她留言中提到的那个俄克拉何马州的女孩，乃是那种 1/1500000 的意外。没错，在所有美国孩子中，只有 1/1500000 会被陌生人绑架并杀害。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的案件有多么罕见，否则只会因为毫无道理的恐惧而让孩子和自己都惶惶不可终日。

不过，我的确同意她的一条观点：我们需要让孩子了解他们可能面临的危险，并教会他们如何避免危险发生，例如，教他们在房子失火时停下脚步，按下防火卷帘，匍匐逃生一样。

然后呢？你终究还是应该把他们放出去，那位女士犯了一个基本错误，她说孩子们“可能遭遇的危险实在太多了”。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世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安全的。陌生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好人。片面强调悲观的一面，只会让我们自己生活在恐怖中。事实上，我们所担心的那些恐怖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根本不会发生，因为我们正生活在有史以来对孩子们来说最为安全的时代里。

好了。那么，假如你是一位跟我一样的母亲，希望能从莫须有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应该怎么样做呢？

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我希望能帮你分辨出真正的危险和不切实际的臆想，弄清楚究竟哪些危险需要防范，哪些只不过是散播恐怖消息、坏消息和“现代神话”的一些父母的夸张警告。本书还致力于说明为什么我们总会害怕或恐惧一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本书会引述大量的数据资料，对我们心中的恐惧及恐惧产生的原因进行详细分析，最终总结成“放养孩子”的“十诫”。

至少我最初的写作计划是这样的。然而在写书的过程中，我发现需要分析的地方比之前预想的要多，于是只能扩充篇幅，结果“十诫”最终变成了“十四诫”。你仍然可以把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当成“十诫”来看，除此之外还有免费附送的“四诫”。

第二部分则对那些你需要或不需要担心的事情进行了详细分析，从婴儿奶瓶中的 BPA 污染到面饼里掺杂的鸡蛋壳。此外还有一章内容用来介绍跟儿童绑架案有关的一些事实，目的是消除你的担忧。在每一章里，我都会讲述各地的父母们如何把自由还给孩子的故事。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我朋友的女儿卡丽一直享受着“特殊待遇”。她去特殊的学校上学，去特殊的夏令营过暑假，找特殊的医生去看病。然而就在前不久，她问母亲能不能让她自己去饭店吃一顿比萨，就在她们生活的曼哈顿。

女儿的话让母亲非常吃惊。“嗯……可以，但你为什么不把比萨买回家吃呢？”

“不行！”16 岁的卡丽非常坚定，“所有人都是在店里吃的，我也要这样做！”

于是，我的朋友同意了女儿的请求，卡丽就这样独自去了离家大约几百米的比萨店。她吃完比萨出来的时候，尽管母亲正等在店门口，但却根本没看到女儿，因为她出门的时候太过慌张，忘了戴眼镜。就在这时，卡丽突然出现在她面前，脸上带着明快的笑容，给了母亲一个拥抱。

“你是怎么想起要这样做的？”我朋友问道。

卡丽说她看见她的朋友伊兹上了电视，向观众介绍他独自乘地铁的经历。

“我想，既然比我小的伊兹都能做到，那我也一定能。”

没错。

就这样，卡丽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里，而她的母亲对世界的恐惧感也减轻了不少。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像我这位朋友一样，给孩子一个自己玩耍、自己闯荡、自己体验失败、自己赢得成功的机会。

要做到这一点，你用不着痛下决心，也用不着明天就逼着你的孩子独自去坐地铁。（安·柯里就不会这样做。）

你完全可以按部就班，每次只前进一小步，也可以随时停下来。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在任何年龄都适合“放养”。你非常了解你的孩子，了解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也了解你自己对危险和压力的承受程度。然而，如果你正在犹豫不决，就想想卡丽的例子吧！她的母亲并没有准备好，但她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而母亲也足够聪明且足够勇敢，能听得进去女儿的请求。

事实上，我自己直到开始在博客上鼓励别人“勇敢一点”之后，才终于鼓起足够的勇气面对我自己最大的恐惧—让孩子们玩滑板。自打5年前开始，我的孩子们就开始央求我允许他们玩滑板，但我一直担心他们摔伤。创建“放养孩子”博客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因为我既然要鼓励别人“勇敢一点”，就得以身作则才行。

长话短说，孩子们玩了几次滑板后就感到厌倦了。（太棒了！）

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历险，如玩滑板、独自乘坐地铁、轮流去倒垃圾，都没有给我的孩子们—10岁的伊兹和他12岁的哥哥莫里—造成什么明显的影响。至少我到目前还没看出来。不过我坚信，幸福和成长来源于行动。让他们去体验创造的过程、探索的过程、追求独立的过程。只有让孩子们自己去尝试，才能树立起他们的自尊和自信。这就是我的目标，或许也是你的目标。把必需的东西教给孩子们，然后尽量不出手去帮助他们。毕竟，我们不可能永远代劳。我们的任务是把孩子培养成有能力、负责任、能够独立生存的人。

我不敢保证“放养孩子”的方法能够立即让你的孩子受益，但我敢说，我们的恐惧程度早就已经严重背离事实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是时候让孩子们享受“正常”的童年了。

有人说，改变的第一步在于认识到你的确打算作出改变，至少是一点点，所以恭喜你翻开了本书。希望你能继续读下去，本书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跟我一起加入“放养孩子”风潮吧，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准备好了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开始。

第一诫不该担心时不必担心…

第一诫不该担心时不必担心：告诉孩子如何分辨玩伴和杀人凶手

一位歇斯底里的母亲

那是为人父母者遭遇的最混乱的场合之一。在那样的场合下，你必须快速作出决定，越

快越好。

12 岁的伊莎贝尔是我的朋友杰夫和苏的女儿，她刚刚跟同学们排完一场话剧，要跟“剧组”的 30 多名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一起去附近的连锁店吃冰激凌。这简直就是奥斯卡颁奖宴会的微缩版，也难怪伊莎贝尔 10 岁的妹妹凯特琳也缠着父母一定要跟姐姐去。

凯特琳的父母同意了，而且他们答应帮忙照看凯特琳的朋友-另一位 10 岁的女孩，这里姑且称她为“小 M”。

苏有事情要离开一下，所以杰夫开车把三个女孩送到冰激凌店，给了她们足够的零用钱，告诉她们他半个小时后就会回来。

就这样，小 M 没有按计划被直接送到凯特琳家里，而是跟凯特琳一起坐在冰激凌店里大快朵颐，旁边还有几十个她或多或少了解的孩子，大家都很开心。她是个有责任心的孩子，所以就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自己正在冰激凌店里。

“什么？！”小 M 的母亲尖叫起来，“你在哪儿？就你一个人吗？”她重重地挂了电话，然后立刻拨通了苏的电话，愤怒地质问她：“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我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在孩子参与的计划有变时，我当然很愿意接到电话通知。不过，这样的通知或许会让我有些不爽，却不会陷入像小 M 的母亲那样歇斯底里的状态。小 M 的母亲一挂断电话，立刻冲了出去，驾车驶往冰激凌店。她硬是把自己的孩子拽到了门外，把凯特琳一个人留在了那里，并且她还对周围的孩子和家长们大嚷：“这绝对不是我抚养女儿的方式！”

的确不是！她的方式只会把小 M 变成一个娇生惯养、依赖性重、整天幻想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危险、找不到一点乐趣的人，就跟她自己一样。（这也是我在故事里对所有人物使用化名的原因。我可不想让她变得更加神经质。）

我的两位朋友事后给她发了好几封邮件道歉，但她却一封都没有回复。或许在她看来，苏和杰夫所做的事情，简直就等于把她的女儿独自丢在荒郊野外，周围不仅有野狼和毒蛇出没，还有胡子拉碴、鬼鬼祟祟的男人到处游荡，他们一只手拎着酒瓶，另一只手握着斧头。

小 M 的母亲认为，在那个“无比恐怖”的傍晚，她的女儿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只能归因于极度的幸运。她还认为，她所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名母亲应有的正常反应-确保她 10 岁的女儿不管身在何处，都时时刻刻处在她所认同的成年人的监护之下。

杰夫和苏怎么胆敢私自更改计划，让她的女儿未经她同意就进了冰激凌店？居然事先连她的意见都不征求？她既没有机会检查店里的菜单，看哪些甜品才算是安全且有营养的，更不清楚女儿可能会和什么样的人说话，并且女儿在店里的时候很有可能要上厕所，谁知道那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参考前面描述的“胡子拉碴男”。）

我之所以举出这个例子，是因为在今天，确实有很多父母完全不懂得如何正确地分析风险。他们把让孩子自己走路上学与让孩子穿越战场火线混为一谈。当他们想象孩子骑车去参

加同学的生日聚会时，总会想到孩子会如何被刹车失灵的载重卡车撞到。让 8 岁或 10 岁的孩子在公园里跟同龄的孩子玩，旁边没有大人看管，简直就像在孩子口袋里塞满肉丸，然后再把他们推进海洋世界饲养鲨鱼的水箱一样危险。

在他们看来，哪怕一点点风险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否则必然酿成惨祸，就像新闻和法制类节目里经常报道的那样。他们唯独没有想到，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永远没有机会遭遇任何风险，这件事情本身恰恰就是最大的风险。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喜欢让孩子遭遇风险。我讨厌这样的情况，没有必要的风险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看来，孩子不戴头盔就骑车出门，简直就像乘坐舱板到处是破洞的翻滚过山车一样。我要求孩子坐车必须系安全带，几乎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至于专用的儿童座椅，更是在我两岁的时候救过我一命，当时我乘坐的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失控，旋转着冲出了护栏。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法规要求儿童乘车时必须使用专用座椅，多亏我的父母在安全方面的周密考虑。安全确实非常重要，但如果我们努力想让孩子在生活中永远不会遇到任何风险，那孩子永远都无法长大，甚至不能跟小伙伴一起坐在店里吃冰激凌。

父母眼中的“危险世界”

如果“冰激凌店事件”仅仅是一次偶然事件，那这本书写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那讲的只是一位过度担心的母亲而已，有谁会不在乎她呢？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的许多父母都像小 M 的母亲一样，把外面的世界想象成一片处处充满危机的丛林，决不让孩子踏足其中。

尽管他们有时也会感到遗憾，但仍然会把孩子禁锢在狭小的“牢笼”之中。曾有一位女士写信告诉我，她不敢让孩子一个人去门口的邮筒取信，尽管他们一家生活在宁静的亚特兰大乡下。在她的观念里，哪怕是从家门口到路边的邮筒之间也可能会发生意外，这都是她所不能承受的。

还有一位父亲告诉女儿，他要跟随她一起出去郊游，确保她不会遭遇任何意外。为什么呢？他难道有能力阻止大巴翻到沟里吗？

还有一位新泽西州的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在我让自己的孩子伊兹独自乘地铁的事情成为焦点之后来采访我。他问我为什么要做如此疯狂的事情。他说他非常爱自己的儿子，所以要保证儿子的绝对安全，绝不允许 8 岁的儿子在外面打篮球，哪怕是在自己家门口也不行。“外面的变态狂实在太多了！”这是他的原话。

没错，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不少变态狂，其中有些人甚至是电台主持人。确实也有些传统意义上的变态狂-恋童癖患者、杀人凶手和暴露狂。尽管并不那么美好，但变态狂的存在确实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过，许多父母似乎完全无法理解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今天的变态狂并不比我们小的时候多。

这一点似乎很难让人相信，但这的确是统计数据显示的结果。在美国，这样的统计是由“针对少年儿童犯罪研究中心”（CrimesAgainstChildrenResearchCenter）进行的。中心的

建立者是新罕布什尔州立大学教授大卫·芬克尔霍 (David Finkelhor)，据他说，美国的暴力犯罪率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达到高峰之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其中也包括针对儿童的性侵犯案件。他还说，尽管 20 世纪 50 年代的城市街头或许比今天要安全一些，但今天的孩子们遭遇暴力犯罪的概率，绝不比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小时候的高，无论我们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还是 90 年代长大的。

第一诫不该担心时不必担心……

所以，尽管许多父母会用“我很想让孩子享受像我自己那样的童年，但是时代已经变了”作为借口，其实这一借口并不成立。

时代并没有变，至少在针对儿童的犯罪率方面没有。事实上，这样的案件本来就极少发生，所以案发率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更何况手机已经普及，任何人如果看见有孩子被装扮华丽的小丑骗上一辆塞满气球和玩具的小货车，都会马上打电话报警的，所以今天的孩子们很可能比我们小时候更加安全。

问题其实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总是以为孩子比我们小时候更容易遭遇危险。本书的目的就是分析这种恐惧感，找出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以及这种恐惧感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因。不过，你可能和我一样，有时候翻开一本书之后只会阅读最前面的一两章，然后就把书扔在一边“忘掉”，或是“不小心”把书丢在公交车上，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就清楚地告诉你，我们完全搞错了。我们的孩子具有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强的能力，并且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比我们想象的安全得多。我们总是为那些虚无缥缈的危险而担忧，尽管这些所谓的“危险”其实几乎不可能发生（例如因牙龈手术事故而死亡）。

圣路易斯儿童医院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医疗中心之一，医院主任 F·塞申斯·柯尔博士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所描述的情况：“问题在于，人们总以为其他孩子遭遇到的风险，都会百分之百地在自己孩子身上发生。”

他的意思是，当人们听说什么地方发生了一起孩子掉下婴儿床而摔死的故事时，马上就会以为自己的孩子也会面临同样的危险；当听说别处的某个孩子感染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时，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的孩子也很有可能感染同样的疾病；当听说有孩子在停车场里被拐走时，他们会觉得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的孩子，尽管这样的事件实际发生的概率非常低，常常被统计学家归为“小概率事件”，也就是“基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案件完全不会发生，或是否认那些被拐走的孩子有多么不幸。我的意思只是，因为这样的案件发生的概率实在太低了，所以简直是无法防备的，就像你无法防备自己被从天而降的陨石击中一样。

然而，今天的父母们在各路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都以为自己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尽量避免这些原本就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成为现实。“但如果你真的那样生活的话，”柯尔博士总结道，“那你就永远都不可能去上厕所，否则万一被马桶里的什么东西抽下去就糟了。”

又是厕所，但是柯尔博士绝不是在开玩笑。他是那种 60 岁出头、满头白发的“典型”的医生，他真该开办自己的电视专题节目，因为他的形象实在太合适了。在过去的 20 年里，越来越多的孩子的父母来找他，咨询究竟该如何应对那些几乎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危险。即使柯

尔博士告诉他们孩子其实很安全，他们也不相信，甚至要求博士用核磁共振或其他科学手段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父母会严格限制孩子的饮食，尽管博士已经告诉过他们，饮食结构其实对孩子健康的影响非常小。

当然，孩子们受到限制的绝不仅仅是饮食。由于恐惧的缘故，我们一直都在对孩子们的生活进行越来越多的限制。我们不允许孩子独自上街（会被车撞到），不允许他们去没去过的地方（会遇上变态狂），不允许他们在公园里（那里也有变态狂）或是树林里（跳蚤会传播疾病）玩耍、爬树（会摔下来）、游泳（会淹死）或是玩泥巴（会陷进去窒息而死）。事实上，今天孩子们的生活确实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40年前，美国绝大多数孩子都是走路或骑车去学校的，而今天只有10%左右的孩子会这样做。有70%的母亲承认她们小时候经常在外面玩耍，但只有31%的母亲允许自己的孩子这样做。无论是在大街小巷，还是在路边的草坪上，孩子们的身影都越来越难看到了。

父母对危险的恐惧感来自哪里？

那么，父母的恐惧感究竟从何而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天的人们需要比过去更加辛苦地工作，所以我们都不认识自己的邻居。市场上充斥着各种用来“保护”孩子的商品，而这些商品所针对的“危险”是我们过去根本没有考虑过的，例如专门用于超市购物车的衬垫，用来防止孩子接触到购物车内的细菌。

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非同寻常的恐怖事件上（如某个在乡间小路上被谋杀的女孩子），却忽视了那些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些每天从学校走路回家，却从来没有被谋杀的女孩子们）。这是人类心理的基本特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有益的”文章还在指出各种活动可能给孩子们带来的危险，从光脚跑步（真菌感染）一直到放风筝。“放风筝一定要在晴天进行，以免遭到雷击。”这就是其中某杂志的一篇文章的原话。或许在树木被连根拔起、龙卷风裹着浓密的乌云逼近的时候，我们确实不应该让孩子出门放风筝？真要感谢那篇文章的伟大作者，您真是太睿智了！

恐惧，恐惧，恐惧。我们心中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滋生恐惧感，而社会各界似乎也认可和接受这一点。许多学校在组织学生外出郊游之前都会召开家长会，解释孩子们要去的地方距离医院有多近。至少，我们的孩子就读的学校是这样做的。回家后看到的是“下水道里的杀手”这类耸人听闻的电视节目的主题，其实内容只不过是解释厕所清洁剂不适合饮用。要么是“你的邻居可能是个变态狂”的节目（但他更可能不是）。还有“饮料里暗藏的危机”这类标题（一片柠檬，外皮上沾着细菌，真是件恐怖的事情，就跟其他事情一样）。所有人都觉得我们这些父母确实应该时刻小心，避免孩子遭遇任何危险，无论危险发生的概率有多低。结果就是，我们的孩子什么都干不成。

第一诫不该担心时不必担心…

一位医生曾给“放养孩子”博客写过这样一封邮件：

我们住在纽约州的阿兹利（Ardsley），一座漂亮的小镇。我每年要缴两万美元的税，为的是给孩子们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教育。有一次，我让8岁大的女儿自己骑车去她的朋友家，途中经过两个十字路口。从我妻子的反应来看，我这样做简直是犯下了滔天大罪。

附近别的孩子的父母也觉得我这样做简直太疯狂了。的确，如果女儿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我肯定会痛心疾首的。但这难道能成为我限制孩子人身自由的理由吗？我的母亲在 46 岁时因为被醉酒的司机撞倒而去世，我的姐姐在 24 岁时死于癌症。我本人是一名急救科医生，几乎每天都要抢救因各种各样的事故而受伤的人。因此，我想我比大多数人更有资格说，我确实了解这些事故有多么可怕，会给人们带来多么严重的伤害。然而，我不能允许这样的恐惧感操纵我的生活。所以，我总是尽可能让孩子们享受跟我小时候一样的自由。我 9 岁时就自己骑车上学，初一时就开始自己坐火车。我的选择是给孩子自由。

真是心明眼亮、懂得拥抱生活的人。我在此祝他一生幸运，也祝你一生幸运，亲爱的读者，因为你很可能会踏上同样的道路。希望你在说服你的伴侣和朋友们接受你的观点时，也能同样幸运。

你真的需要这份幸运。

真实的世界

社会究竟怎么了？我究竟怎么了？

一位“放养孩子”博客的读者这样写道：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有一个 13 岁的儿子和一个 11 岁的女儿，我为自己曾经的偏执而感到羞耻。新闻上总在说哪里孩子被绑架、被强奸甚至被吃掉，让我心中时刻充满恐惧。我自己在 7 岁时就开始每周独自乘公交车去教会学校，中间还要换车。那时我经常跟小伙伴们在城里玩耍，去哪里都可以，只要天黑前回家就行。那时我们当然不会带手机！可是今天，每当我目送自己的孩子跟他的朋友们一起走路去学校时，总会觉得提心吊胆，仿佛天就要塌下来了一样。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我究竟怎么了？我自己无论去哪里都不会感到恐惧，但我连让孩子自己走路去商店买东西都不敢。我居然允许社会把自己变成了这样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羞耻。没错，外面的确有坏人，但并不是到处都有。我需要克制自己的恐惧感，越快越好，免得我的孩子们变成胆小如鼠、不知所措的人。假如我们不懂得给孩子们足够的空间，只会让整整一代人变得神经质，我要努力改变这一点，从我自己的孩子开始。现在正是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要把孩子们从家里“赶”出去，让他们到街上自己玩吧。（不过，当我打电话给他们时，他们最好还是赶快接听。）

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正在阅读本书，很可能说明你希望从无休止的担忧中解脱出来，还孩子自由。我无法为你列出详细的时间表，甚至无法保证本书的内容对你（甚至是对我自己）有效，但请参考下面的“放养孩子”建议：

初级阶段：带着已到学龄的孩子一起过马路，但是不要牵着孩子的手，让孩子注意来往的车辆。

中级阶段：让孩子从 6 岁左右开始学习骑自行车，可以在你们生活的小区里骑几圈，一直骑到你的视线范围之外。（当然，一定要让孩子戴好头盔。）

高级阶段：开车把正在读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孩子跟小伙伴一起送到冰激凌店，给他们一

些零用钱，让他们自己买爱吃的甜品，过半个小时再回来接他们。

第四诫抵制婴儿膝垫：所谓…

洗手间的马桶盖也要上锁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早间新闻》的主题音乐从起居室里传来。“各年龄段孩子的父母们，今天是星期一，接下来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特别内容。”主持人甜美的声音传来，“今天早晨是每周一次的《父母指导》专题节目，本期主题是‘家庭环境对婴幼儿造成的安全隐患’。”

为我们这些摸不着头脑的父母们提供这样的“指导”，真是太棒了。

直播镜头切换到曼哈顿的一间复式
http://house.ifeng.com/loupan/gongyu/list_0/0.shtml

公寓里，专业的婴幼儿安全保障师（没错，这种职业的确存在）詹姆斯·希尔滕斯坦正蹲在楼梯上面，准备引导观众体验一下公寓里的种种危险。尽管我相信，在曼哈顿这样的地方，房贷才是最危险的事情。希尔滕斯坦首先从楼梯开始讲起，他告诉我们要避免孩子爬上楼梯，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隔离门结构。然后他走进起居室，建议我们在每一扇门的门缝里安装避免让门关紧的门楔，以免孩子的手指被门挤到。在厨房里，他建议我们给冰箱门上锁，防止孩子……怎么说来着？误喝了里面的啤酒？接下来，他开始介绍公寓里最危险的房间。

“洗手间，”他叫道，“极其危险！”到这时，他的语句已经变得极度不连贯了，就像电影里的海军陆战队员一样，“所有洗手间的马桶盖都必须上锁！”

“为什么？”主持人问。

“为什么不？”希尔滕斯坦反问，“平均每个星期都会有两个孩子在马桶里溺毙。”

每个星期两名？真是太恐怖了！

有些家长可能根本等不及节目结束，就会迫不及待地冲进婴儿安全用品商店，或是直接打电话给希尔滕斯坦先生的公司。然而，假如他们能想到先查阅一下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没错，就是那个从婴幼儿秋千的质量问题到烤面包机的设计缺陷，什么事情都会专门警告我们注意的委员会），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婴幼儿在马桶里溺毙事件的真实统计数据。事实究竟如何？

“这样的结果通常是不足3岁的婴幼儿头朝下掉进马桶里导致的。”网站上的一份专题报告声称，“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1996~1999年间，共接到过16起5岁以下儿童在马桶里溺毙的事故报告。”

4年时间，16起事故。每年4起。

绝不是每个星期两起！

当然，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就是极为惨痛的悲剧。婴幼儿在洗手间里确实需要专门的照顾，绝不能被单独留在浴缸里。平时最好把洗手间的门锁起来，免得孩子在没有大人照看的情况下贸然进入。然而，那位婴幼儿安全保障师的统计数据，比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数据足足高出了 2600%！这样的夸大说辞自然会使千百万观众产生无比强烈的恐惧感，让他们彻底相信他们的孩子确实是生活在极度危险的环境里。

假如你的工作正好是向这些人推销所谓的“婴幼儿安全用品”，这样的结果当然很不错。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此类产品的生产经营者都会用类似的手段欺诈我们这些家长。的确有一些优秀产品能够为孩子提供不错的安全保障，例如车载儿童专用座椅，就把儿童在车祸中遭遇致命伤害的风险降低了 50%。然而，要想支撑起总价值达 17 亿美元的婴幼儿安全用品行业，生产经营者就必须要让父母们相信他们的孩子时刻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尽管实际上危险发生的概率非常低。事实就是这样的。

婴儿不需要膝垫也能安全地爬行

让我们检视一下被推向市场的几种婴幼儿安全类产品吧。首先从婴儿膝垫开始。

膝垫，没错，假如你 9 个月大的孩子打算参加美国国家橄榄球联赛，那这样的防护就有用武之地了。然而，这些“有史以来最舒适、缓冲性能最好的膝垫”（广告语）的设计目的，却是在婴儿爬行的过程中提供防护。“膝垫由医用级氯丁橡胶材料制成，可以为爬行中的婴儿提供无与伦比的保护，同时外侧还有专门的防滑珠，可以有效防止婴儿在爬行时打滑。”

打滑？难道谁家的婴儿会像赛车一样迅速地冲过拐角，以至于因高速而失控，与地面摩擦溅起一团团的火星儿？他们真把我们当傻瓜吗？居然以为我们会为此而担心！婴儿的膝盖天生就适合爬行，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一样！然而，且看一位母亲在婴儿膝垫产品网站上撰写的评论：

“有些时候，我的女儿在从地毯爬到木质和大理石地板的过程中会遇到麻烦。膝垫可以为她提供额外的牵引力，让她不至于滑出去而失控。不幸的是，她不喜欢膝垫套在腿上的感觉，总是不愿意套上它们。”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然而那位母亲可不是这样的，她居然真的为女儿在爬行时会“失控”而担心。另一些为膝垫产品撰写评论的父母似乎也持同样的态度。

还有一种类似产品是婴儿专用的“防磕碰头盔”，目的是在孩子进行“学习走路”这种“极度危险的极限运动”时提供防护。

“到今天，人们需要意识到，磕碰导致的头部损伤在学步期的婴儿身上的发生率一直在上升。”这是一位医生写给此类产品的批注。

天哪！真的一直在上升吗？因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突然出现了意外，孩子们撞上墙壁和桌腿的概率一下子大幅增加了？

再说，就算孩子经常会撞到头，难道就真有造成“严重头部损伤”的危险吗？无论如何，这款售价 39 美元的头盔，的确在广告宣传中是这么说的（而孩子戴上头盔时的样子，仿佛就像是刚做过开颅手术一样）。让我们再次询问圣路易斯儿童医院的柯尔博士，看看他对此有何看法。

“我们每年接诊的患儿数量大约在 65000~70000 名之间。”柯尔博士说，“那么，其中有多少例涉及学步期间磕碰造成头部损伤的呢？”

一例也没有。

没错，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一直是零，没有上升过，也没有下降过。当然，这跟婴儿防磕碰头盔的宣传材料中所描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第四诫抵制婴儿膝垫：所谓…

让孩子的童年远离商业化的干扰

在我家附近的婴幼儿用品连锁店里，各种各样的“婴幼儿安全用品”摆满了整个房间。其中有柜橱锁、插座绝缘护盖这样常见的产品，也有“婴幼儿专用防滑香皂”这样不知有何目的的设计。除此之外，还有好几种款式的车用反光镜，目的是让父母在开车时能观察到后座上的孩子。“你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反光镜？”我问一位伸手去拿样品的父亲。

“为了观察孩子是否有什么问题。”他回答道。

他的答案或许并没有让我吃惊。然而，仔细想想，这意味着他在开车的时候还要分心去观察孩子的情况，尽管孩子已经被固定在符合联邦政府规定的专用座椅上了。之所以这样的座椅带有五点固定式的安全带设计，就是为了避免孩子出现任何问题。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究竟能出什么样的问题，再说就算真有问题，他也能听到孩子的哭声。然后，在遇到红灯停车的时候，他就可以扭头察看孩子的情况了。

然而现在，市场上的“婴幼儿车用反光镜”多达 10 余款，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合格的父母的确应该在开车时通过反光镜观察孩子的情况。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把视线从前方的路面上移开。真是太糟糕了，因为在美国，车祸在导致孩子死亡的可避免因素中高居榜首。当然，我们无法了解在所有跟孩子有关的车祸中，究竟有多少是驾车的父母通过反光镜察看孩子的情况时注意力分散而导致的。不过，正如父母们所说的，安全总比后悔要好。

把反光镜留在店里，很可能可以提高全家人的安全系数，并且省下来的钱还可以吃一顿冰激凌。（冰激凌是没有任何危险的，真的。）

下面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来证明有些“安全用品”不仅没有任何实际作用，还会严重打击我们的自信心-热敏浴垫。

这种浴垫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浴缸里的水温过高时，浴垫就会自动显示出“太热了”的字样，提醒你浴缸里的水对婴儿来说确实太热了。毕竟，你自己手上的感觉怎么能靠得住

呢？

稍等片刻。我们难道不能把手伸进水里，凭感觉判断水究竟是太热、太冷，还是温度正合适吗？（如果水确实太热，我们就会发出“哎哟”的叫声，这就足以作为判断依据了。）那么，像热敏浴垫及它的竞争对手“热敏乌龟”（当浴缸里的水温过高时就会发出“太热了”信号的乌龟，当然不是真乌龟，否则在水温过高时只会被熬成汤）这样的产品，为什么会有销路？

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可以买到加入了硬质托板的毛毯，免得你在抱着婴儿的时候担心弄断了他（她）的脖子，尽管你的胳膊原本就很适合做这样的工作？

为什么你可以买到穿在婴儿身上的全身安全带，把婴儿包得像个提线木偶，让你可以控制他（她）学步时的动作？你本可以直接伸手扶住婴儿，或是任由他（她）摔跤。婴儿的屁股原本就很能承受摔跤的后果。

30 万年的进化过程，早就让人类的婴儿适应了从爬行到学步的成长过程，也赋予了父母们最适合抚养婴儿的天性。然而，在今天，这一切似乎都被忘掉了。我们无法信任自己的天性，只能转而信任那些“安全用品”。

要跳出恐惧认清这一点并不容易。在这方面，苏珊·林（一位母亲）碰巧是在去智利收养一名婴儿时突然开窍的。

“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莱恩，那里的父母们都十分爱护自己的孩子。”林说，“我起初也是一样的，总是在考虑给婴儿床配什么样的防撞护垫才好。然而当我抵达智利时，却发现我要收养的孩子尽管被放在破破烂烂的还没有护垫的婴儿床上，都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那么，林最终选择了什么样的护垫呢？

“根本没有。护垫这个概念本身就完全没有任何道理。毕竟，婴儿床是木质的，就算孩子把头撞上去也不会很疼。”现在她的养女已经 20 多岁了，一切都很好。

林后来发起了“远离商业化童年运动”，目的是抵制一切以孩子为对象的商业宣传，包括针对父母的宣传。她对那些宣称孩子需要“教育类玩具”才能正常成长的公司尤为不满。

“他们给许多父母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只有给孩子提供这些东西才算是合格的父母。”林说，“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她的组织所付出的努力，已经迫使“小小爱因斯坦公司”（BabyEinstein）从所有宣传材料中移除了“教育类”这个字眼。“从未有任何可信的证据显示，视频节目真的能对婴幼儿起到教育作用。”林解释道，“事实上，已有的证据表明这些节目很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儿科医学会建议两岁以下的婴幼儿应避免观看任何视频节目。”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孩子能通过看电视来学习任何东西，就算背景音乐是莫扎特的作品也不行。当孩子把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的时候，就没法再跟他（她）周围的世界互动了，而

后者正是唯一一件已经证明能促进孩子神经系统发育的事情。

目前，林的主要对抗目标是“小小爱因斯坦”系列片中的一部—《小小尼普顿》，它是一部号称能“让孩子学到跟水有关的一切知识”的教学片。

第四诫抵制婴儿膝垫：所谓…

“在婴儿成长的第一年里，新的经历可以把原本寻常的事情变成开发他（她）的想象力的绝妙素材。”这是该片宣传广告中的原话，“《小小尼普顿》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到水的奇妙之处，无论他们是在雨中跺脚，在浴缸里弄得水花四溅，还是在海滩上趁涨潮的时候玩捉迷藏的游戏……”

够了！天哪，快停下来吧！首先，在婴儿成长的第一年里，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寻常”的。对于婴儿来说，一切经历都是新鲜的，包括自己的脚趾头和口水，还有旁边的人们滴溜溜转动的眼珠。

其次，广告中还提到了“开发想象力的绝妙素材”。然而，看电视怎么可能起到开发想象力的作用呢？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体验“在雨中跺脚”、“在浴缸里弄得水花四溅”的感觉，那就让他们身临其境感受一下！水又不是什么难找的东西。让孩子自己体验水的感觉，品尝水的味道，享受在水里玩耍的快乐，当然比在电视屏幕上看别的孩子玩耍要有趣得多，即使DVD放映机里的碟片贵达14.99美元！

好吧，或许我太过激动了。关键在于，媒体针对婴幼儿的“教育类”产品，尽管被宣传得无比神奇，却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就算你没有买下这些产品，至少也会形成“孩子必须尽早开始接受教育”的错误印象，包括所谓的“胎教”。（你肯定听说过那些播放给子宫里的胎儿听的磁带，对吧？）

假如把宣传词改成：“这些节目可以让你在打开电脑接收几封邮件，然后漫无目的地上网闲逛时，让你的孩子有东西可看。它们当然不会让孩子变得更聪明，反倒可能让孩子在你关掉电视后作出神经质的反应，但也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严重的伤害。”这样的话，至少他们还不算是在说谎。尽管这样的宣传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也不会对我们产生多么严重的误导。可惜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近年来，似乎所有针对孩子的玩具、培训班、活动项目、表演节目和没有任何意义的商业垃圾，全都被冠以“教育类”的堂而皇之的标签。（当然，偶尔也有人会用“激发创造力”来替代已经被用滥的“教育类”这三个字。这不仅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欺诈，还让我们形成了错误的印象，使我们以为孩子就应该一天24小时沉溺在这些东西上。

任何一件普普通通的玩具都有可能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前几天我在商店里看见了一面由电池驱动的小鼓，包装盒上并没有注明它的特性是“一件会发出很大噪音、弄得人们坐立不安的东西”，而是告诉父母们，这样一件玩具可以“改善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

没错，还可以顺便改善孩子父母手指与耳朵之间的协调能力。

用于在浴缸里玩耍的泡沫塑料字母，外包装上写的则是“激发想象力”，就好像孩子们看

见了肥皂盒的样子就能写出《白鲸》(Moby-Dick)一样。

与此同时，一本婴儿杂志则发表了题为“音乐为何有助于增强脑力”的文章。让我先打一下岔，如果音乐没有任何增强脑力的作用，那它就没有价值了吗？在一个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培养神童”的社会里，或许的确是这样的。（还有一篇文章声称，多抱抱孩子有助于提高其智力。真是太棒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抱抱孩子了吗？）

接下来，文章开始介绍各种培养孩子“音乐天赋”的方法，同时还兴高采烈地宣称：“要让孩子爱上音乐很容易。只要及早开始对孩子进行音乐教育，并且让教育过程充满娱乐性，你的孩子就能有所成就。”

天哪，那些没能“及早”对孩子开展音乐教育的父母们该怎么办呢？（至于当代钢琴家乔治·格什温直到12岁都没有见过钢琴这件事情，似乎已经被完全忽略了。）

于是我们就把孩子送到音乐培训班去上课，我自己就曾对莫里做过这样的事情。课程非常无聊，在场的所有母亲和保姆简直都要哭出来了，而孩子们则已经哭成一片。上完几节课之后，我跟另一位母亲聊天时，我们同时透露了心声：“天哪，我真讨厌这里！”然而我们还是继续带孩子去上课，因为我们不希望孩子长大后“缺乏音乐天赋”。（然而，莫里究竟还是没能显示出任何音乐天赋。去年，我们又给他上过几节电子吉他课，但他其实并不感兴趣。）

当然，给予孩子各种各样的安全用品、学习机会和新鲜玩具，并没有什么错。然而，不这样做也同样没有错。我知道别的父母会在你面前炫耀那些“最新发明”，但要记住，要想让你的孩子平平安安、开开心心、聪明伶俐，其实并不需要那些东西。

我们周围充满了给孩子新鲜体验的机会，同时也并没有那么多危险。只要能认清这两点，你就可以让孩子过得无比充实，并且还能顺带省下一大笔钱。

真实的世界

贴着“教育类”标签的节目实在是荒唐至极

一位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母亲写道：

我还记得孩子们小的时候，我对“小小爱因斯坦”之类的教学视频并不是很了解，但有一位朋友对这些节目着了迷，整天喋喋不休地宣传这个节目。有一天，我在她家里看到了一期节目内容，第一印象是：就是这东西吗？这真是我看过的最无聊的节目了，真是荒唐至极。所以我从来没有花钱买过哪怕一张节目光盘，而是给孩子们各种各样的玩具，任由他们把锅碗瓢盆从橱柜里拽出来，在蹦蹦台上乱蹦乱跳，等等。

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另一位母亲家里玩，她也是“小小爱因斯坦”之类的节目的忠实拥趸。她把一张节目光盘放进DVD机，打开电视，孩子们—年龄都在9~11个月之间—立即丢开玩具，爬到电视机前盯着屏幕看起来。只有我的儿子没有这样做。他先是试图爬到电视机后面看看那里究竟有什么，然后又爬到一个盯着电视看的孩子面前，看了看那孩子的表情，看了看屏幕，然后就把那孩子的玩具拿走了。

这才是我的好孩子！

初级阶段：跟你最年长的一位亲戚一起逛逛百货商店里的婴儿安全用品专柜，问他（她）您抚养孩子的时候用过这里的哪些东西。

中级阶段：一整天不给孩子看教学视频，或是把桌腿外面的护套拿掉一整天，看看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你的孩子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包括得到的教训）。

高级阶段：做一些的确能让孩子更安全，同时又不涉及任何“新产品”、“新发明”的事情，例如测试家里的烟雾警报器，检查里面的电池是否还有电，记得每年换两次电池，跟更换钟表电池一起进行。

第九诫与世界接轨：看看世…

跟小伙伴在一起玩耍的孩子是最快乐的

你会雇用一个 5 岁的孩子当保姆吗？

应该不会吧。但是有一份博士学位论文指出，在世界范围内，约有 40%~80%的婴幼儿是由自己的哥哥姐姐照顾的，即使哥哥姐姐的年龄只比被照顾的孩子大一两岁。

情况通常是这样的。婴儿刚出生时，通常都会在母亲怀里吃上一段时间的奶，但当母亲需要恢复工作时，或是再度怀孕时，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喂养婴儿了。这时，母亲会在乳头上抹一点辣椒油迫使婴儿断奶-没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确有这样的做法。婴儿进入学步阶段，开始跟别的孩子一起玩。

戴维·兰西是犹他州立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童年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Childhood)一书的作者。他说，在许多文化中，“如果一位母亲太过溺爱她的孩子，就会受到责打”。母亲必须要在适当的阶段对孩子表现出故意的疏远，好让他们融入到孩子群体之中，由更大的孩子照看，从而使父母腾出时间来工作。

“被溺爱的婴儿会成为其他孩子嫉妒的对象，这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兰西说。尽管美国的任何婴儿杂志都不会介绍“把辣椒油抹在乳头上”的断奶法，但这种手段的确在全世界约一半的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应用过，并且极为有效。

更大的孩子，通常是姐姐，会担负起教弟弟妹妹们吃饭、上厕所、照顾自己的责任。事实上，她们并不需要刻意去“教”，因为小孩子天生就具有很强的观察与模仿能力。通常情况下，孩子长到两岁到两岁半，就完全可以跟更大的孩子一起玩了。兰西曾在利比亚的一个村子里跟酋长和酋长的 4 个妻子生活过一段时间（兰西当时还处于单身状态），他发现很难区分哪个孩子是哪个妻子生的，因为孩子们彼此间实在太相像了，并且和各自母亲之间的来往很少。（至于酋长，几乎连每个孩子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村子里所有的孩子都会聚在“母亲之地”上玩耍，那是一块狭小的空地，孩子们可以在

那里玩一整天。尽管附近经常会有大人来往，例如纺纱的老年妇女，但没有任何人专门来照看孩子们。

这丝毫没有影响孩子们的健康状态。“平均而言，”兰西说，“村里的孩子比在城郊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加健康活泼。”

13 岁的孩子可以做些什么？

当然，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总是最快乐的，金钱永远无法带来这种快乐。

前几天，我正和儿子伊兹一起看《芝麻街》的光盘（为了写这本书，需要回顾一下节目内容），刚好看到一段七八个孩子一起玩追人游戏的镜头。他们先是爬上野餐桌，然后又从废弃建材中间跳过。

“你玩过这样的游戏吗？”我问。

伊兹垂下了头，我的心不禁一沉。这可算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游戏了，但是我的儿子却从未体验过那种跟小伙伴们一起奔跑嬉戏的快乐。

当然，我的孩子同样没有体验过饥饿、脚气病和脓疮，以及到离家很远的井里打水、用混着砂子的谷糠充饥的滋味。就这一点来说，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童年倒也不值得羡慕。之所以举出上面的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我的观点。

我们认为是“正常”的养育孩子的方式，却跟世界上大多数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完全不同。那些我们认为“太过危险”而禁止孩子去做的事，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可谓是家常便饭，包括在许多富足的发达国家。不妨让我们从瑞典这个全世界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开始，来了解一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丽塔·森登的丈夫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专门生产风车上用的叶片。瑞典人崇尚清洁环保的生活方式，如把自行车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风能是一种很受欢迎的能源，这就是丽塔一家人搬到那里生活的原因。森登夫妇共有 4 个孩子，大女儿已经 13 岁了，正在读八年级。她的班级有一次组织孩子们去斯德哥尔摩游玩，上午是集体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游览几处名胜，然后老师告诉孩子们：“好了，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3 个小时之后回到这里集合。”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带你们游览了一些地方，现在你们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了。探索一番，有所收获。记得按时回来。最后，所有孩子都按时回到了集合地点。

几年后，森登一家人又搬回了美国，在伊利诺伊州的莱克福里斯特（Lake Forest）地区住了下来。这里是电影《普通人》（Ordinary People）的拍摄地点，风景优美，环境安静优雅。在片中，珍妮弗·安妮斯顿和她的丈夫（我忘了那家伙的名字）就打算在这里找房子居住。（后来两人又共同出演了电影《分手》（The Break-Up），后来就真的分手了。）

这时，丽塔的二女儿也读到八年级了，她的班级也组织孩子们出去游玩，目的地是附近的公园。“孩子们在公园里做游戏，进行团队拓展训练。那里离我家还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丽塔说。当时她自己正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跟几个朋友共进午餐，她的手机忽然响了。

是学校的老师打来的，说她女儿的鼻子出血了，需要丽塔接她回家换衣服。“我说那就直接让她回家吧。她有钥匙，换完衣服就可以直接回去。老师说不行，不能这样，必须要有大人来接。”最后，丽塔只好给一位邻居打了个电话，请她帮忙把女儿接回家换衣服，再送回公园里。

两个不同的国家，对 13 岁孩子究竟能做什么的认识有着天壤之别。

第九诫与世界接轨：看看世…

孩子们向往独立和自由

如果我们无法理解其他国家的父母让孩子独自行事的做法，那他们当然也无法理解我们美国人。“我住在德国，从我们这里看来，过去那个强大的美国似乎已经消失了。”托马斯·普罗西写道，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们小时候一直觉得美国是个值得羡慕的国家。我们向往那里的自由和机遇，还有人们享受的各项权利。但是现在呢？那里还能称得上是自由的国度、勇敢的国度吗？”

想象一下他说这番话的语气。（当然，这的确令我有点不忿，就算我们美国人对孩子确实有点溺爱，至少我们没有发动过世界大战。）那么，今天德国孩子的生活情况跟美国孩子有什么不同呢？

克里斯蒂娜·霍尔鲍姆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作家，目前跟她的德裔丈夫一起在德国的一座小镇上居住。他们的儿子 7 岁，女儿 9 岁。前不久，克里斯蒂娜的姐姐从波士顿去德国看她。姐姐家里也有两个孩子，年龄跟克里斯蒂娜的孩子相仿。

“我告诉她，孩子们跟小伙伴们一起去外面摘栗子了。”克里斯蒂娜说，“栗树林离我们家不到 5 分钟的路程，但我姐姐怎么都不肯相信，我居然就这么允许孩子们自己出门，并且还丝毫不感到担心。”

然而在德国，原本就没有人会为这样的事情担心。孩子们需要新鲜空气，让他们在外面自由自在地游玩，总比开车送他们去这去那要好。

汽车文化是美国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美国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之间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尤其是我们的孩子的生活方式。美国人坐在汽车里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多，因为美国幅员辽阔，交通发达，并且大部分地区的城市面积仍然在扩大。随之，我们的孩子坐在汽车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当安妮·贝尔带着 4 岁的女儿从德国杜塞尔多夫回到美国时，母女两人都很明显地感觉到了这种差别。

“有一天，”身为新闻主播的安妮说，“女儿背对着我坐下，假装是在汽车的驾驶座上，而我则是在后座上。她扭过头来对我说：‘现在我是妈妈，你是小女孩。你感到非常无聊，因

为你只能坐在那里等待汽车抵达目的地。’”这就是安妮的女儿对这种“汽车生活”的抗议。“今天天气这么好。妈妈，我不能走路上学吗？”她总是这样问，然而答案每次都是“不行”。她们家门口就是交通繁忙的弗吉尼亚大街，根本没有路肩，更别说人行道了。所以一家人要出门只能开车。

在世界其他地区，绝大多数孩子从6~7岁起就开始走路去学校，并且没有父母陪伴。到10岁左右，有的孩子可能会开始乘公交车上学，车上的其他乘客对此早就司空见惯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可以照顾好自己，独自乘车绝不会有什问题。

“在这里，孩子们通常很早就会表现出独立性，特别是在生活细节方面，所有人对这一点都习以为常。”阿比·萨瑟兰说。她出生在旧金山，目前是一名软件设计师，跟家人一起生活在荷兰。“许多商店都设有专门的‘游戏角’，父母购物时，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玩。父母经常会从孩子们身边‘消失’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局限于商店里。阿比4岁的女儿经常自己出门去玩，只需事先把要去的地方告诉母亲。她会跟谁一起玩呢？当然是小伙伴们。“在孩子们经常玩耍的地方，父母们几乎从来不会出现。”阿比说。

安妮·贝尔的女儿所向往的，正是这样的自由。

掌握好“看管孩子”与“给孩子自由”之间的尺度

在绝大多数国家，孩子们的娱乐场所都没有成年人在，这样父母们就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有些地方提供非正式的照顾孩子的服务。我曾听在墨西哥、匈牙利和越南居住过的母亲们说，她们在当地的餐馆用餐时，从来都用不着担心照顾孩子的问题。

来自加拿大的梅甘·德沃去年一年都在越南工作，她说，河内的餐馆通常会为服务员和厨师们提供住宿，地点就在餐馆楼上。“如果父母在楼下用餐时孩子开始哭闹，她们就会把孩子带到楼上去。”梅甘说。这里的“她们”是指餐馆服务员，“楼上”是她们的宿舍。

“她们让孩子在那里玩，或是带孩子去厨房看看。她们把这看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梅甘说。由于越南的高档餐馆通常人不多，服务员总有空闲时间，所以可以提供这样的“额外服务”。这对餐馆的业务很有好处，父母们知道孩子很安全，所以就不会太着急，可以多点几个菜、多喝几杯酒。

在别的国家，父母对自己孩子和其他人的信任，似乎比美国父母要多得多，至少那些非英语国家是这样的。在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父母对孩子安全的担忧程度，并不比美国父母来得更轻。英国人甚至规定，任何需要跟孩子长时间接触的人—无论是童子军教官、学校志愿者，还是食堂师傅—都必须经过警方检查，如果不取得许可，就不能承担这样的工作。这种做法背后的逻辑似乎是在怀疑，任何对跟孩子打交道感兴趣的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恋童癖患者。

所以说，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美国在当今世界倒也不算绝对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不过，美国离那一步也不远了。那么，在“担心孩子安全”和“给孩子自由”的矛盾之间，究竟该选择哪一种？索菲·<http://auto.ifeng.com/topic/shougou/>

吉利兰，一位现居东欧的传教士，目前面临的的就是这样的选择，并且她已经有了倾向性。

“我是4个孩子的母亲。我的两个女儿都是金发蓝眼，一个4岁，一个5岁；两个儿子则肤色较黑，一个9岁，一个13岁。”她在我们的网站上写道，“我们前段时间住在洛杉矶。在那里，一位住在街对面的见习警官曾经在聊天时提醒我注意，一定要小心看管好孩子们，因为他们‘对恋童癖患者来说，简直就像一顿丰盛的瑞典自助餐’。”

警官的一句话让索菲提心吊胆。她不敢再放孩子们出门玩耍，除非她自己也陪在旁边。“瑞典自助餐”这个词总让她想到最糟糕的结果（还有瑞典式肉丸）。后来，她举家搬到立陶宛之后，我又给她打了个电话。“这里的人们在逛商店时，会把婴儿连同婴儿车一起留在门外。”索菲告诉我。孩子们每天走人行道上学，丝毫不怕身边的车流。学校放假的时候，如果父母都要工作，孩子白天就独自待在家里玩，饿了就自己做饭吃。要拜访小伙伴时，孩子就自己骑车过去。这一切都让索菲感到不可思议。

“来这里的第一年，我读了一本书，每一章讲述的都是儿童绑架案，着重描写被绑架的孩子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逃脱的。这本书让我学到了很多教孩子避免被绑架的方法，可是我的朋友们都说：‘别看这样的书了！你只是在吓唬自己而已！’”

在过去，索菲住在加州的时候，“整天都在看电视，节目主题往往是儿童绑架案、儿童谋杀案之类的，让我不由自主地为自己的孩子担心。那时我觉得，对孩子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都不过分。然而在立陶宛，没有任何人会这样做，而我也渐渐意识到，我的‘保护措施’其实全都来源于美国文化所带来的恐惧”。

现在，索菲说，她仍然会为孩子们的安全操心，但操心的程度已经大大减轻。她觉得自己更像是个立陶宛母亲了。例如，她在孩子们放学后一直自己接他们回家，但是前不久，她破天荒地允许9岁的儿子埃兹拉跟一位同学一起坐公交车去这位同学家里过周末。她把自己的手机留给儿子“以防万一”，但是孩子并没有打电话给她。埃兹拉在同学家里过得很快乐，星期天一早，一家人又在教堂重逢了。“一天一夜都不在我身边，并且还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索菲说，“要下这样的决心并不容易，对吧？”但是她成功了，并且孩子也的确没出什么事。

索菲所做的事情，就是分辨安全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对孩子进行什么程度的看管才算合适，这正是我希望这一章能刺激你去做的事情-反省一下美国的文化。或许你还记得，10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

检视一下自己对待孩子的方式

当时，一位丹麦籍的母亲正在纽约度假，她很自然地采取了丹麦人（以及立陶宛人）惯常的做法-把婴儿车留在餐厅门口，车里是她熟睡中的女儿，然后就跟她纽约裔的丈夫一起进餐厅吃饭去了。结果，夫妻两人都被警察以“威胁孩子人身安全”的罪名逮捕了。

威胁人身安全？在那位母亲看来，她只不过是为了让女儿得到所有婴儿都需要的东西-春天的清新空气而已！

婴儿被送往育儿中心抚养，而这件事情成了当时的热点话题。那位母亲真的疯了吗？3

天后，夫妻两人被释放，条件是再也不允许同样的事情发生。那位母亲丝毫没有迟疑，直接就带着女儿回了丹麦。

这件事让丹麦国内舆论界一片哗然。毕竟，把婴儿车留在门外的做法在丹麦实在太常见了。然而，纽约儿童服务中心的长官对此事的评论则是：美国没有义务专门去“考察丹麦人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

然而，或许我们真的有义务这样做。或许通过检视其他国家的人们对待孩子的方式，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信任，让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反思我们自己的做法，找出其中哪些内容是合理的，哪些内容只不过是美国人自己的怪癖，就像在早餐的麦片粥里加进小块的棉花糖，在去上西藏冥想课的路上给身体打蜡一样，以及阅读一本明明写着“不要阅读亲子类书籍”的亲子类书籍。

第十四诫听听孩子怎么说：…

特殊的“独立作业”

烘焙一块“独立蛋糕”的方法是什么？

在一所学校的六年级的教室里，墙上的一张海报详细解释了整个过程。这张海报非常大，因为设计海报的女孩觉得上面需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走路去杂货店（自己去），买齐所有原料（自己买），走路回家（自己走）……等蛋糕终于开始烤的时候，散发出的香气真是无比甜美。你难道闻不到吗？

“独立”的香气。

纳塔利·柯尔巴之所以要在海报上写这么多东西，是为了赚取额外的学分，这是她在纽约就读的那所学校的规定。学校的名字居然叫“科技与数学之最新探索”，真是够古怪的。她的班主任叫乔安娜·杜欣，今年才20多岁，她和她的学生们都读过关于我儿子伊兹独自乘坐地铁的报道。读完之后，杜欣告诉班上的学生们：现在轮到你们了，表现出一点独立性吧。

班上11岁的孩子们立即行动起来，尝试各种“独立”的做法，从自己做饭到帮父母做事，再到自己走路上学。总之，都是那些几十年前的孩子们每天都习以为常的事情。

然而，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态跟几十年前的孩子却完全不同，那种感觉更像是一场冒险，让他们既兴奋又紧张。“我以为在路上肯定会被人绑架呢。”一个独自乘地铁去参加周六上午足球队训练的男孩子写道。而一个尝试自己煎鸡蛋的女孩子则承认：“我当时非常害怕，因为我觉得房子肯定会失火。”还有一个男孩子自豪地走过5个街区去杂货店买东西，却发现他的母亲一直偷偷跟在后面。尽管他生活在纽约市治安最好、最安全的城区，还是能理解母亲的动机——“她只是担心我而已”。然而，尽管有这些恐惧和不如意的地方，孩子们还是非常喜欢这项“作业”。

“我走进球场时笑得非常开心。”尼基尔·马桑德说。他就是那个担心自己被绑架的男孩子。

支持孩子独立探索和认识世界

我是在孩子们提交作业报告的那天走进杜欣老师的教室的。教室墙上贴满了作文、海报和照片，描述孩子们追求独立的冒险经历。一个叫埃玛·埃文斯的女孩模仿电视新闻稿的体裁，记录了她带着小狗去看兽医的经历。

记者 1：“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女孩，她觉得带着自己的小狗去看兽医是对小狗负责的最好方式，她的父母也同意这一点。然而，当她终于到了兽医诊所时，却根本没人理她，这让她感觉受到了侮辱。下面让我们把镜头切换给现场记者夏洛特。夏洛特，轮到你了。”

夏洛特：“好的。如果观众朋友们还记得的话，我们的报道是一位带着小狗去看兽医的女孩子。”

镜头切换到诊所门口。门开了，女兽医坐在里面。（写到这里，埃玛放弃了电视新闻稿的体裁，开始用普通作文的口吻进行描述。）

兽医环视房间，却仿佛没有看见埃玛一般。“早上好。”埃玛开口说。兽医迅速转过头。

“你好。你妈妈在哪儿，小女孩？”她有点尖利的声音在绿色的墙壁之间回荡。兽医的声音让埃玛觉得有点吃惊，但她还是开了口，说她妈妈正在上班。兽医脸上出现了疑惑的表情。“你知道你妈妈的电话号码吗？我可能得给她打个电话。”然后她迅速拨通了号码。“喂？我是 S 大夫。您的女儿在我这里。我真的可以直接把需要做的事情告诉她吗？”

最后，兽医写了一份关于如何照顾小狗的说明书交给埃玛。“哦，等等！”她又把说明书夺了回去，“你识字吗？”

没错，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人人都认为孩子们就应该什么都不懂，这就是埃玛和她的一些同学们得出的结论。这尽管让他们的自尊心有点受伤，却是他们追求独立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份作业的意义是什么？”杜欣老师问她的学生们，“难道只是我一个疯狂的举动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多只手立刻举了起来。（“科技与数学之最新探索”学校需要通过专门的入学考试才能进入，所以里面的孩子们都很有进取心。）杜欣指着一个男孩子说：“请你回答。”

“嗯，我们的生活缺少乐趣。或许我们有一些课余爱好，但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回家后只能做作业。所以希望你给我们自己创造一些乐趣。”

另一个孩子举起了手，他说：“你想让我们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些什么，包括那些让我们一开始感觉到恐惧的事情。”

“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帮助。”还有一个孩子说。

没错，他们说都对。（另外一个男孩子说得也对，尽管显得有点无聊。他说：“为了得到更高的分数？”）

然而，这样一份作业的意义绝不只这些。就像杜欣对她的学生们解释的那样，那所学校的主题是“探索”，这个词在今天已经很少在孩子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只有历史老师偶尔会说“让我们‘探索’一下当年的殖民地人民决定起义的原因”。换句话说，孩子们只有在学习过程中才被允许“探索”。然而，杜欣老师认为，她六年级的学生们应该在其他方面也尝试着探索一番。如果你想了解别的孩子对这段探索经历的感觉，就继续读下去吧。

第十四诫听听孩子怎么说：…

“这辈子第一次，我决定自己去商店买材料，自己烤一块蛋糕，让我的父母惊讶一番。”那个烤“独立蛋糕”的女孩纳塔利描述道。然而，“离开母亲身边，尽管她离我只有不到三条街的距离，还是让我感到有点不安。有一次，一位女士问我：‘孩子，你的妈妈在哪儿？’她的声音差点让我惊跳起来”。商店离纳塔利家只有几百米远，然而一路上，“我看着旁边来往的人们，他们似乎都怒气冲冲，好像随时都会有人伸出手来把我拐走”。这第一次独自出门的经历让她“一点儿都笑不出来”。

在商店结账时也是一样。“花自己的零用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无论如何，她还是自掏腰包付了全部的账，好让“独立蛋糕”从每个方面都名副其实。然后她拎起购物袋，准备回家，结果发现了一件让她惊奇的事情：“回家的路似乎比来时短了许多，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这一段路好像很快就走完了，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类似的经历-出门时极度紧张，回家时轻松愉快-也发生在了其他许多孩子身上。当他们发现自己做到了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时，都会感到既惊讶又兴奋。这就好像梦想成真的感觉：你突然发现自己真的可以在天空翱翔。

除此之外，那种“熟悉的事物突然变得陌生”的感觉，也让孩子们印象深刻。

“我当然知道我要去哪里。”梅根·马拉尼这样描述她一个人走路去商店的经历，“然而，我的感觉却跟以前任何一次都不同。尽管我对周围的一切都很熟悉，但还是对所有东西都更加注意了。”

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正是童年最令人高兴的事情之一：过去那个我们只能在大人的带领下匆匆路过的世界，在我们自己的探索中真正变得鲜活起来，变得有血有肉。一个给自己做了一日三餐的女孩宣布：“尽管我知道自己做到的事情并不是非常重要，但我的感觉还是非常深刻。”当然是这样。这就好比初吻或是第一辆车，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

绝大多数孩子的父母也同样面临着一个新的开始，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把自由还给孩子了。

这对父母来说同样不容易。有一位母亲坚决不允许女儿做她的作业-挨家挨户去邻居家敲门问好，直到女儿提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不过，妈妈，要是咱们家万一失火了，他们

会来帮忙的。”

这段敲门的经历让她结识了两个年龄相仿的新朋友，分别在不同的学校上学。“现在，我们都会对周围的人们说‘你好’。”

做充分相信孩子的父母

那么，那些坚决不同意孩子尝试这项作业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孩子，又会怎么样呢？我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也不会怎么样。就算父母不愿意让自己 11 岁的孩子独自出门遛狗，他们也未必会在孩子长到 15 岁开始学车时，或是长到 17 岁要离家读大学时加以阻拦。而那些抱怨自己的父母对自己保护过度的孩子，如果换了凡事都给他们自由的父母，也未必就不会抱怨。尽管这样说，但的确有很多孩子在长大以后，还会因为父母在他们心里种下的恐惧而感到不满。

“我已经 26 岁了，我的母亲一直以来的做法都是让我相信我迟早有一天会被人绑架并杀害。尽管她从来不会这样明说，但她无意中的表现却给我造成了深刻影响。”我们的网站收到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接受心理治疗，才勉强克服了母亲根植在我心中的恐惧。直到今天，我还非常怕黑，怕狗，怕陌生人。我住在每天晚上大门紧锁的小区里，走路时还要经常警惕地打量四周。”

另一位留言者至今还记得她短暂的自由是如何宣告结束的。“我在 9 岁以前都很自由。”她写道。放学后，她每天会花一个多小时在镇上闲逛，思考各种各样的事情，自己唱歌给自己听，享受不在家里跟 4 个兄弟姐妹挤在一起的自由。但是到了 1998 年，一切都变了。她认为这完全要怪罪那些以儿童绑架案为炒作焦点的电视节目。

突然之间，“让我很不高兴的是，我年轻的母亲（她只不过是想做一个‘合格’的家长）告诉我，不准我一个人外出了，要不然‘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拐走’。为什么我的母亲会突然这么想，尽管我过去一直很安全？为什么她忽然觉得陌生人全都不可信任，就算我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拐走也不会出手干预？这是因为电视节目的声音实在太喧闹，淹没了真正的世界。”

绝大多数有过类似经历的孩子们在长大之后都能够理解，他们的父母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护他们。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感到不满。“就因为他们的这种‘保护’，搞得我好多事情都不会做。”“一直到今天，我都为自己心中的恐惧感到痛苦。”“要是我当初有机会自己做自己的事就好了。”这些都是我们网站上的留言。

“我读书的学校离家只有几百米远，但是父母从来不允许我自己走路去学校或是回家。”另一个留言者写道，“升到高中以后，我原本可以直接乘公交车上学的，但是父母不允许我这样做，也不允许我自己开车。我问母亲，这是不是因为她不信任我？”而母亲的回答是：当然不是这样，我只不过是不信任那些陌生人。

事实上，几乎所有过度保护孩子的父母都是这么说的，并且心中也确信这一点。结果，孩子得不到应得的自由，就会对父母产生怨恨，觉得他们看不起自己，完全不信任自己。你有没有爱上过这样一个人，他（她）请你喝咖啡，然后告诉你“我们分手吧，这不是你的错，都怪我不好”？肯定有过。你相信他（她）的话吗？当然不信。孩子们也不信。当父母不让

他们自己过马路、自己出门、自己去商店买东西时，尽管理由是“我们不信任陌生人”，但孩子们的理解却是“你们不信任的是我”。

第十四诫听听孩子怎么说：…

父母，教师，亲戚，导师……大人们只要给孩子们一点点信任，就会对他们产生强大的鼓励作用。有一项心理测试是让你写下一辈子对你影响最大的 5 个人的名字，无论他给你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你认真完成了这项测试（我就是这样做的），就会发现你写下的人几乎都是那些信任过你的人。

我至今仍然感谢我读七年级时的老师麦克道格夫人，她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让我陪她一起去伊利诺伊州南部旅行，目的是看看那里的一幢校舍是否值得购买。她计划把校舍翻修一下，然后每年让她的学生们过去生活一个星期，感受一下旧式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她希望能让学生们体验室外厕所和写字板的感觉。毕竟，历史书写到美国内战结束就停止了，后面的历史对孩子们来说是新鲜的。我跟她的关系一直很好，所以她给我打了个电话，邀请我搭她的车一起过去，中途可以轮流驾驶，晚上一起在小镇上的旅馆过夜。

“但是麦克道格夫人，我还要上学呢。”我告诉她。

她说这段经历的教育意义比上学更大。

“但是我妈妈可能会阻拦我的。”

结果妈妈同意了。

“还有一件事。”我终于承认了，“我没有驾照。”

“那你有学车许可证吗？”

“有。”

“那就走吧！”

所以，这本书首先要献给她。

那些信任我们的人，就像是驱动我们扬帆远航的长风，而那些不信任我们的人，则像是沿途的旋涡与礁石陷阱。当你回忆自己这一生的重大转折点时，就会发现，对你影响最大的恰恰是这两类人。

总有一天，信任我们的人们会相信我们可以自己过马路，也可以凭着一张学车许可证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真实的世界

由父母“全程保驾护航”长大的孩子

一位“放养孩子”博客的留言者写道：

我今年 20 岁，属于一路由父母“保驾护航”的那一代人。尽管我对父母为我的付出心怀感激，但也觉得他们对我的保护实在有些过度了，以至于让我总是心怀太多不必要的恐惧。

我直到十几岁才被允许独自出门，即使是现在，我过马路时耳边还总会响起母亲的警告。尽管这的确让我更加注意自己的安全，但每当我看见哪个孩子叼着奶嘴或是围着围巾时，心都会提到嗓子眼儿。因为按照父母一直以来给我的印象，这样的孩子随时都有可能用奶瓶喝奶时被呛到，或是被围巾缠住脖子而窒息。

我猜，决定究竟该给你的孩子多少自由肯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以我自己的情况来看，或许更多的自由会更好一些，前提是要教会孩子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

初级阶段：即使小学生也可以完成自己的“独立”作业—自己煎鸡蛋，自己去邻居家取东西，或是自己烤一块“独立蛋糕”！

中级阶段：这一做法也会让你的生活发生变化。让你读中学的孩子做一件本来你打算自己做的事情，例如带着小狗去看兽医，去菜市场买晚饭吃的菜，陪着祖母去医院，或是把要退还的商品拿到商店去。你会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而孩子也会更加自由。

高级阶段：麦克道格夫人会带着她班上的初中生在伊利诺伊州南部的酷暑中进行为期两周的考古发掘。在那个年代，通常只有专家和大学生才会这么做，但麦克道格夫人认为她的学生们干起挖土、筛选、流汗的活儿来并不比成年人差。我们回到芝加哥的学校里之后，她让我们把发现的内容做成幻灯片，讲给来访的市民听。她还邀请我们去她的老家吃饭，跟大人们一起参加她的圣诞聚会。正是因为她的朋友们中有很多记者，我后来才选择了这一行作为自己的事业。可以说，一个好的导师对孩子产生的影响绝不比父母小。你也可以把你认识的孩子带进你自己的交际圈子里，给他们跟你一起工作的机会。许多孩子在长大后都会对当初信任他们的人印象深刻，并且感激不尽。你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全书选载完毕，更多精彩，请见原书。呼吁读者购买正版图书。